

李敬文集

梅江 严世才 罗善兰 编

上册

新华出版社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n industrial landscape, likely a refinery or chemical plant, featuring several tall distillation columns and storage tanks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warm, yellowish-orange sky,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. The foreground shows the silhouette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.

99
F426.22
109
21/

李敬文集

梅江 严世才 罗善兰 编

上册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敬文集/梅江等编。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。1998.9
ISBN 7-5011-4192-4

I.李… II.梅… III.①石油经济—经济管理—中国—文集②李敬—文集 IV.F426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24437号

李 敬 文 集

梅江 严世才 罗善兰 编
(上、下册)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)
黑龙江省肇东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6.25印张 字数910千字

199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00册

ISBN 7-5011-4192-4/F·601 定价：50.00元

99
F426.22
109

212

李敬文集

梅江 严世才 罗善兰 编

下册

新华出版社

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高级干部——李敬

代 序

新华社通讯*

走到南疆石油探区，经常可以听到各族职工以敬佩的口吻，夸赞我们党的—位高级干部——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、南疆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李敬同志。工人们说：要是领导干部都能象李副部长一样和我们同甘共苦，党的风气就带好了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快了。

派头很小 劲头很大

1978年6月25日，论时令还没有入伏，塔里木盆地的气温就已经上升到35℃多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阵阵热风刮起了莽莽黄沙。刚刚在外地开完会的李敬，正在奔往南疆的旅途中，风尘仆仆，很不平静。前些天，他

* 1979年10月由新华社记者于有海同志采写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等我国主要报刊杂志都有转载，有的在转载同时发了《编者按》或《短评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等地方电台全文播发。

再一次听到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加速勘探塔里木盆地石油资源的指示，一直感到重任在肩，心里象是装着一团火，恨不能一下子赶回自己的领导岗位。此刻，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刚刚抵达南疆重镇喀什，李敬立即换乘汽车前进。一路上，他辗转看望了四个钻井队和一个地震勘探单位，第二天凌晨五时半才赶到勘探会战指挥部的驻地。在床上眯了一会儿，爬起来主持召开了个把小时的指挥部领导成员会议，安排了一下面上的工作，午饭前已经来到 6044 钻井队蹲点了。

这时的 6044 钻井队，正在用 3200 米的钻机打一口 4000 多米的深井，由于设备超负荷，钻进和地层情况比较复杂，遇到了不少困难。李敬和秘书俩一到井队就宣布，自己是来和大伙一起找油、一起生活、劳动、把井打好的。工人们听后，巴掌拍得挺响，但心里还将信将疑，很不踏实。

干部蹲点，人们过去也见过不少。有的名为蹲点，实际上却是“书记挂点，科长跑点，干事住点”。个别领导人偶尔来一下，前呼后拥，派头很大，指手划脚，挑吃拣住，不能帮助解决多少实际问题，反倒给添了不少麻烦。象李敬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蹲点，在井队还是第一次，情况又会怎么样呢？

工人们脑子里的问号，很快就被李敬的行动打消了。

指挥部给他配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井队，他一挥手，

给打发回去了。

后勤部门给他搬来了办公桌，他看了说：“我在井队和工人一起干活，要这做啥？”叫搬了回去。

队上特意收拾了间好一点的房子让他住，他谢绝后，找到一间还没有安电灯的房子住下，说：“这就蛮好了。”

炊事员为他做了面条和炒羊肉，他送回食堂，自己去排队买饭，然后端着饭碗蹲在地上，和钻井工人边吃边聊。

工人们特别惊喜的是李敬的苦干劲儿。打从来到队上，他就坚持跟班劳动。早上，他和中班工人一起排队上井，到了井场就帮钻工滚钻杆、捞砂子，还和大家一起平整井场、清洗丝扣。下班收工后，他吃罢饭，参加队里的生产碰头会，一个宿舍、一个宿舍找工人谈心。看看中班工人都上床休息了，他又拿着安全帽赶到井场，检查钻机运转情况，和晚班工人交谈生产中可能碰到的问题，才放心地回到井队宿舍睡觉。这时，一般都是夜间十二点以后了。

7月12日，这口井打到了4153米，开始进行完井作业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稍一不慎，就可能发生事故，威胁井身的质量和安全。李敬一早就来到井场，一面和工人们一起下套管、扛水泥，一面严格检查，严格把关。中班的工人走了，他接着上晚班；晚班的工人劳动完8小时，他连着干早班；后来中班的工人又上班

了，他又和大伙继续工作。年过半百的李敬，这一次硬是连续 32 个小时不下井场，直到完井作业完成，经检验完全合格，他才结束了在 6044 队为期 17 天的蹲点活动。

工人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高兴地说：李敬副部长哪有个部长的样子啊！他是领导干部，又是普通工人，派头很小，劲头很大。

李敬同志 1978 年 2 月来新疆石油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不久，即带领中国石油代表团出国访问，接着到大庆开会，6 月份返回南疆后，一直深入基层，蹲点调查，和工人们同甘共苦，身体力行地带领群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石油勘探会战。光是去年 6 月下旬到年底的 6 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就拿出 107 天时间，先后到 4 个井队蹲点劳动，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个达 47 天。其余的时间，除去到北京开会之外，大部分也是在各基层单位活动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走遍了分布在探区长 1100 公里范围内的 20 多个钻井队，还踏看了一些地震队和其它基层单位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以普通工人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，不辞劳苦地忘我工作和劳动，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派头很小，劲头很大。

他最讨厌那种藏在机关里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是石油工人嘛，应该以找油为业，以艰苦为乐，以会战为荣，以边疆为家。尤其是如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，没有这么一股子劲头和精神，老是‘一杯茶水一包烟，一张报纸看一天’怎么行？”只要不

在机关开会和研究工作，他就往生产第一线跑。附近三、五里的地方，自己走着去。到远处没有小车，就截一辆卡车坐上。遇到山洪时节，车陷进水坑，他一下跳到水里，手拉肩扛帮助司机推车。因为工作过度劳累，睡眠很少，他的体重从去年6月间的123斤减少到当年年底的102斤，半年之内消瘦了21斤，可是李敬哪里把这放心上，只要一到生产现场，他便来了劲儿，挽起袖子就和工人们大干起来。

今年年初，一次处理井喷事故，他连续九天九夜奋战在井场上，人们怎么劝也劝不下来。他饿了啃口冷干粮，渴了喝口白开水，困了躺在长凳上歇一会儿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，寒风刺骨，沙土弥漫，地下的泥浆、油、水顺着井口喷射而出。李敬全身污垢，满脸沙土，一双棉鞋透湿，再加上他用一条绳子捆在单薄的小皮袄上，后来别人又给找了双工人挑剩下的两只左脚的雨鞋穿上，这位领导干部此刻的形象可引人注目呢。有的同志指着他穿的那双顺脚雨鞋直乐，他哈哈大笑：“这有啥？一边倒嘛！”对于风沙，李敬更不在乎，就象他自己写的七言诗所表示的那样：

笑谈日吞二两土，

白天不够晚上补。

共求四化早实现，

乐于创业绘新图。

后门不走 前门少拿

李敬同志是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、立过战功的老党员、老战士。1952年转业到石油系统工作，他从天山麓到玉门关下，从四川盆地到松辽平原，又从扬子江岸边到陕甘宁高原，几乎跑遍了全国的主要油田和石油探区。在玉门油田，他被评为乙等劳动模范；在大庆会战年代，他荣获一级红旗手的称号；在其他石油企业工作，他也以深入群众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一再受到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赞扬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干部，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硬加上“修正主义”、“走资派”的帽子关进“牛棚”，批斗打骂，审查了三年之久。亲爱的党啊，为什么是非这样混淆，人妖如此颠倒？您的儿女千辛万苦干革命，一心一意为人民，难道反而有罪吗？

斗争锻炼了李敬的革命意志，同时擦亮了他的眼睛。他逐步看清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之流的反动面目，也看清了他们一伙政治上的倒行逆施，是怎样和他们利用职权在生活上谋取私利、贪图享乐联系在一块的，这些见不得天日的丑恶行径又是怎样在高喊“艰苦奋斗”、“反修防修”的漂亮口号下干下的。因此多年来，他时刻牢记党的光荣传统，时刻牢记当年大庆工委领导同志的座右铭：“工作上永远不能满足，生活上要知足长乐”和这些同志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，不论在哪里工作，都

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，吃苦在先，享受在后。随着领导职务的提高，他更加警惕不要以权谋私，脱离群众。李敬说：“我们批判林彪、‘四人帮’一伙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、搞特殊化的那一套，领导干部自己就决不能再那样干，批判会上讲的话要跟自己的行动对起口来，言行一致，说到做到。要不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塌下来，懒、馋、占、贪、变，总有一天要被群众打倒垮台的。”

来到南疆石油探区后，他常年和秘书住在一顶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的小帐篷里，两人合用一张办公桌。他床上的一床被子、一床褥子和几件换洗的衣裳，打起行李一个人就能扛走，冬天戴的狗皮帽子还是大庆会战时期用的，平常吃饭也始终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。他作为新疆石油管理局和南疆石油探区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，每天早起晚睡下基层，跑井队，人们总想把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一下，但李敬执意不肯，从来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的地方。

指挥部的同志几次劝李敬从帐篷里搬出来，住进条件稍好一些的简易木板房，他却说：“大家都能住帐篷，为什么我就要住好房子？”一直不搬。

一天，后勤部门的同志为几位领导干部买来6张躺椅，给李敬帐篷里送来一张，他硬是不要，说：“把这送给郑总（探区总工程师）吧，他比我更需要。”

井队向工人发防暑降温砂糖，队里的干部也给李敬

送去三公斤，他坚决不收，还问：“工人同志的福利待遇，领导干部怎么能随意享受。”

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托李敬买一点葡萄干，有的同志建议从自治区党委慰问工人的葡萄干里拨出几公斤，他听说直摆手：“这是给工人的东西，我不能私占！”

李敬不爱吃猪肉，却很喜欢羊肉、鸡蛋、豆腐、油泼辣子之类。这些东西要是食堂做了集体菜，他和干部、工人一起吃可以，单独给他做了则万万不行。有一次，他到井队连着干了一天一夜，晚饭都没顾上吃，早晨4点回到指挥部以后，炊事员心痛地给他炒了几个鸡蛋，他感谢炊事员，可就是不动筷，尔后买了个馒头，拿回帐篷蘸辣子吃了。周围的同志看了过意不去，他却边吃边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油泼辣子蘸馍，这可是皇帝吃的饭啊！”

人们对他的照顾，李敬总是感慨很多。他想，“当了领导干部就是不同，有好多人为你操心服务，普通工人能够这样吗？就拿吃饭来说，一个钻井队百八十人，来自山南海北，论口味可不一样哩。但是为什么大家注意按我的口味做饭，却很少关心每个工人的不同口味，常常做一样的大锅饭呢？可见‘权’这个家伙挺厉害，一不留心就会用出特殊化来，把自己跟群众分开。”

李敬意识到这一点，在行动上就十分检点。来南疆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外出开会、办事先后6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，每次都可以转道原来工作的油田看

看老伴和孩子，但他硬是6过家门而不入。有一次，他爱人来南疆探区出差，组织上安排老两口在指挥部机关团聚团聚，可是正在32845钻井队蹲点的李敬，哪里肯离开井队啊！没办法，老伴只好搬到井队帐篷里去演“天河配”，还碰上一个星期李敬通宵在井上跟班劳动。这一对相亲相爱的伴侣在一起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李敬就劝老伴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。

他来新疆任职以后，这里调来了一批批职工，所属的技工学校也招了不少学生，可是他的一个亲戚来信要求调来新疆工作，他却写信回绝了；其他老同事、老朋友要求安排子女当工人、上技校，他也一一劝阻。在这个期间，他和老伴、孩子通过不少信，完全可以寄些新疆特产哈密瓜、葡萄干、核桃仁之类回家，但他除了捎几个破旧衣服给孩子穿以外，什么特产也没有往回寄。他说：“对家属、孩子也要严格要求，不搞特殊。领导干部在一件事情上丧失原则，在千百件事情上就失掉了说服力。”

许多干部、工人都说：在我们李敬副部长身上，你甭想找一丁点特殊化、走后门的茬儿！

指挥部后勤部门的同志认为，这样说还不够。他们的说法是：我们的李副部长后门不走，前门少拿。

这些同志讲的前门，指的是按国家规定，干部应该享受的物质待遇。属于“前门”的物质待遇，李敬同志确实拿的不多。比如：给干部参加劳动用的工服，他一

直不领，始终穿着自己的衣裳到井队干活；用劳保费给每人买的一件短大衣，他先是不不要，后来拿了，却非要自己掏钱不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秘书硬性规定了三条戒律：

第一、不准给他在指挥部机关内部的商品库房里买东西，免得受到特殊照顾。

第二、不准给他领取在南疆勘探地区应该享受每月18元的伙食差额补助。

第三、他出差只报销车票、飞机票，不准给报销差旅费。

设身处地 关心他人

李敬同志廉洁奉公，一尘不染的好作风，赢得了广大干部、群众的尊敬，但也有一部分同志很不理解：只要不走后门就行，何必还要对自己那么苛刻，连有些按理说应该拿的钱和东西也不要呢？

这个问题，李敬听人们议论不少，他自己也想了许多。他亲眼看到，有的工人同志因为收入太低，不得不把自己的棉衣袖子里裁下来，给孩子改件棉裤穿；他也见过，有的工人因为生活困难，一个人养活四五口人，竟然连粗茶淡饭也保证不了；他还了解到住房紧张的情况。有些工人只好住地窝子，有的一顶小小的帐篷要挤进两、三对新婚夫妇……李敬说：“要是按理来说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该存在这样的事情，可是由于

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长期干扰破坏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。这些工人同志现在的生活，和我的差距有多大呀，他们什么时候能赶上我的水平啊？我们领导干部按规定拿的工资就已经很多了，可是普通工人按规定拿得几何？自己能仅仅满足于不走后门，心安理得地再去享受其它的物质待遇吗？”

有的同志对他说：你看人家高级干部，国家四化建设刚刚开始，自己家里的现代化已经实现了。你是副部长，为什么生活上不现代化一点？李敬回答是：“我们和工人同志长年累月在一起，生活比上虽然不足，比下却绰绰有余，怎么好意思那样干？眼下只能先搞咱国家的四个现代化，自己生活上的现代化以后再说吧。”

李敬这样以国家建设利益为重，对工人群众将心比心、设身处地的思想感情，驱使他在日常生活中既严以克己，又宽以待人。

去年9月4日晚，一向干旱的塔里木盆地突然风雨交加。正在井场跟班劳动的李敬，和工人们一样露天作业，因为身边没有雨具，一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井队的干部担心年老体瘦的李敬同志给冻坏了身体，几次劝他进屋休息都没有结果。后来，人们找来了棉衣给他披，他一把拿下来披在司钻身上，说：“司钻同志最辛苦，可别叫他受凉。”人们找来雨衣给他穿，他也取下来给别的工人穿上，说：“工人同志干活比我多，你们应该穿上。”后来井上的活儿告一段落，他急忙动员工

人们到柴油机前排热气的地方去暖和一下。可是工人同志很快发现，在雨地里连续淋了6个多小时的李敬却因为柴油机前面的地方太小，怕纳不下太多的人而迟迟不肯来。这时大家看他嘴唇冻得发紫，身上冷得直起鸡皮疙瘩，人们感动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个纷纷给腾出地方，把自己的领导人拉到柴油机前取暖。工人们深情地说：我们李敬副部长一心想着别人，关心他人胜过自己啊！

同李敬接触过的工人、干部，许多人都受过类似的关心、体贴。

6003钻井队的泥浆工从100多公里之外的井场赶到指挥部机关办事，李敬立即要接待科的负责人安排住宿，备好饭菜，还要给打足开水，准备下洗脚水。交代了一次还不放心，又接连两次检查接待工作是否落实，他说：“钻井工人在下面很辛苦，来机关办事一定要让他们吃好、喝好、休息好。”

他蹲点的井队放电影，他要队里的工人除了上班的一定都去看，理由是“你们看一场电影不容易”。可是他自己却留在井场干活。当队干部请他也去看电影时，他指着正在打钻的钻机说：“我愿看这个，这比电影更好看。”

有个工人因为车祸被压断了腿，他得到消息马上赶到职工医院探望，听医生讲手术方案，当场组织输血，接着又找伤者父母谈话、安慰。后来李敬亲自安排这位

工人转院乌鲁木齐治疗，特意叫他母亲跟着住院护理，临走还把自己长期保存舍不得吃的凤尾鱼罐头送了去。

一次下去检查工作，同行的一位机关干部比他大7岁，他非让这个干部坐在小吉普车的前面，到了住宿地又争着扫地、打水，他反复解释：“你的年龄比我大，身体没我好，按照咱们国家尊长敬老的习惯，我应该照顾你嘛。”

就连驻地附近的社员群众，李敬也抽空登门走访，多方关心帮助。一次坐车外出，他发现路旁一个维吾尔族妇女赶着一头毛驴，地上放着一条装满东西的口袋，怎么也搬不上去，就叫司机把车子停下，和秘书一起把口袋抬到毛驴身上驮好。那位女社员感动地把手放在胸前，躬腰说：热合买提（维吾尔族语：谢谢）！

当然，李敬对少数干部、群众的错误要求也是批评教育，决不放纵的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仍然还是设身处地，为人着想。今年初，从外地调来的少数职工嫌工资制度不合理，要离开生产岗位上访告状，并把大字报贴到李敬帐篷的门上。李敬找来了有关文件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有意见的职工作解释，说明现行工资制度有国家文件规定，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，但这是牵涉到全国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也正在研究解决，现在任何一个地方、部门都无权擅自调整。提意见向上反映是可以的，但要是因此上访告状，离开生产岗位，那就完全错了，是要受到严肃处理。经过一番说